

文圖／Matias Martorell（寄自Barcelona, Spain） 譯者／屈先澤

# 瑞士的稻草人

## Swiss Scarecrows



日内瓦湖農業區是瑞士最負盛名的葡萄酒產區，1970年起農民全面採用一種高頻率音波和光譜儀器，驅趕鳥類和鼠類非常有效，取代了在田野間守護葡萄園的稻草人。數百年來與稻草人休戚與共的鄧黎斯鎮居民，卻無法從難以言喻的失落感中痊癒，終於在1995年春天讓稻草人重生，也找回了鄉村社區的春天。

瑞士是個富裕而美麗的國家，除了擁有如詩如畫的青山碧水之外，還傳承著許許多多極具人情味的習俗與文化。在他們的農村裡，至今仍保存著很多色彩鮮艷、造型生動、令人激賞的「稻草人」，充份顯示出瑞士人的藝術天賦和思古念舊的情懷。

「稻草人」原本是古早的農民，爲了要嚇阻那些侵害他們農作物的飛禽野獸所創造的一種「工具」，數千年來，一直被全球的農民所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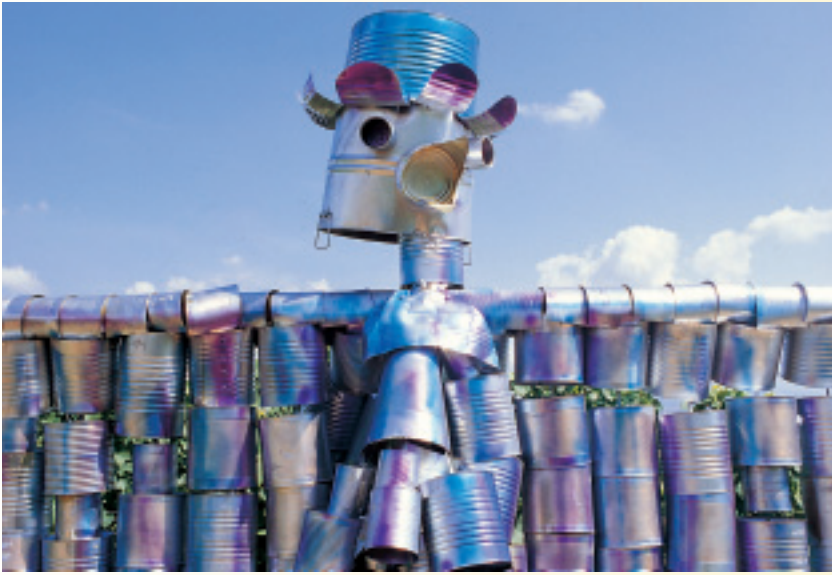
有關稻草人的掌故很多，不少「以農爲本」的國家或民族甚至將它予以「神化」，流傳著許多有趣的故事。

### 串燒源起於阡陌間

遠在耶穌誕生之前，古埃及尼羅河流域的原住民就知道用稻草、麥稈、竹莖或樹枝來結紮稻草人，他們還會在稻草人的四肢連繫許多長短不一的



# ARE CROWS



彩帶，插置在田埂之上，隨風飄展，儼若是真正的獵人時時在手舞足蹈，驅趕那些前來偷食瓜果的野生動物。埃及的農民還會用吶喊和圍捕的方法，將那些為害作物的鳥獸追逐驅趕，墜落到他們所設置的陷阱之中，予以生擒，然後用竹籤串連，在田間燒烤當作食物；據說，這就是今日世界各國吃「串燒」的源起。



## 守護五穀的希臘神

在希臘，相傳有一位名叫普里埃帕斯(Priapus)掌管生男育女的「生殖之神」，英俊瀟灑，孔武有力，深受百姓的信賴和崇拜；希臘的農民更將祂的形像用稻草複製成爲左手執木棒，右手拖網繩的巨人，聳立在葡萄園中，嚇得所有想來偷食葡萄的動物全都不敢侵近，希臘的農民因此得以年年豐收；這位原本只管庶民生育的神，因此又被農民供奉爲「守護五穀之神」。羅馬亦復有此傳說，這也就是希臘和羅馬的稻草人特別多的原因。

## 「收好多」稻草神

日本山區的農民，他們相信有一位護佑皇天后土的神，名叫「收好多」(Shohodo-na-kami)，亦即是「稻草神」。每當驚蟄、春分之季，水稻開始播種之時，這位「收好多」稻草神一定下山爲農民護衛莊稼，直到秋收寒露之後，才重返道山修煉。

## 複製巫婆的分身

日耳曼人則迷信一位巫婆在冥冥之中看顧他們，他們還肯定這位巫婆在每年冬季最寒冷的時候，會吸聚冰雪的威力，存蓄山川的





# SWISS SCA



靈氣，當春天來臨的時候，再慢慢的吐放出來，為農民驅趕為害農作物的動物。日耳曼的農民將這位巫婆用稻草複製成爲許許多多的「分身」，佈置在田園四週，構成一幅壯觀的圖畫。

相沿成習，幾千年來稻草人在農村裡和農民的心目中，一直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直到20世紀中葉，由於科技快速的發展，用來驅趕鳥獸的精密機具相繼研製



成功，原始的稻草人才漸漸的往昔的重要性。這種轉變在歐洲最爲快速，其中又以瑞士，特別是瑞士的日内瓦湖(Lake of Geneva)農業區最爲顯著。

## 稻草人怎麼不見了

日内瓦湖是瑞士最負盛名的葡萄酒產區。整個湖區四週共有63萬多公頃的葡萄園。稻草人一直是果農用來幫助驅阻偷食葡萄的飛禽和野鼠的重要工具；在整個日内瓦湖區內，到處都是稻草人，放眼望去，一片

「人海」，很是壯觀。



可是葡萄園的鳥害實在太多了，尤其是葡萄收成時，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飛鳥全來搶食，損失不貲。有些果園的主人甚至將自己也打扮成爲稻草人，騎著馬，穿梭在果林之間來驅趕這些可厭的食客，可是仍然是趕不勝趕，防不勝防。於是有一些果園被迫改種玉米，始料未及的卻引來更多更大的烏鴉。在無技可施的「逼迫」下，農民決定

# ARE CROWS



委託蘇黎士大學的科學家們研究應用機械的方法來防制。經過不斷的測試，1970年終於發明了一種能夠分別放射鳥類和鼠類都懼怕的高頻率音波和光譜，將這兩種儀器放置在田區的四週，從此以後，飛禽和野鼠再也不敢侵近果園。

有了這些科學防制器具之後，稻麥生長旺盛了，瓜果和葡萄也都豐收了，可是，整個日內瓦湖區的農村卻越來越沉靜了！因為果園的天空再也看不到飛鳥翱翔，農莊四週再也聽不到吱吱喳喳的鳥雀聲。村子裡的孩子們也變得安靜了，因為他們失去了在稻草人櫺間追逐野兔野鼠的樂趣，他們再也無需敲鑼打鼓驅趕烏鴉麻雀了。村莊裡的農民們更寂寞了，因為他們沒有機會再大伙兒聚在一起結紮稻草人、講述稻草人的心情故事。整個的湖區也因為再也看不到漫園遍野、隨風起舞的稻草人而失色了。這份沉寂、這份安靜，逐漸形成一股失落感，特別彰顯在日內瓦的鄧黎斯鎮(Denens)居民的生活與作息之中。

鄧黎斯是一個傳統小鎮，位在湖西勞森黎省(Lausanne)的中央，全鎮約有500個大小社區，家家戶戶都是種植葡萄的高手，鄧黎斯所釀製的3種紅酒Riesling、Sylvaner及Pinot Noir，享譽歐洲。

除了種植葡萄和釀酒之外，鄧黎斯鎮更是瑞士製作稻草人最負盛名的地方，全鎮的居民個個身懷絕技，以製作精美的稻草人為樂，更以創造新型的稻草人為榮。因此，稻草人也就成為了鄧黎斯鎮的「標幟」。

數百年來稻草人與鄧黎斯鎮存續在一起，數百年來鄧黎斯鎮的居民也與稻草人生活在一起；更可以說，稻草人已成為鄧黎斯鎮的一份





# SWISS SCA

子。可是，自從精密的機械人出現後，由於機械的功能和效果遠遠超過傳統的稻草人，突然之間使得稻草人似乎變成爲「毫無效率」，變得「毫無用途」。稻草人在葡萄園裡真的全部都被移走了；也就是說在鄧黎斯鎮裡再也見不到稻草人，再也用不著稻草人了。

稻草人不見了。然而，稻草人與鄧黎斯鎮居民長期「存活」在一起的那份「友誼」卻無法「突然之間」剪斷；稻草人與鄧黎斯鎮居民之間數百年來相互依存的那份「情感」更是難以嘎然而止。整個鄧黎斯鎮籠罩在一種難以言喻的「失落感」中。



## 找回失落的生活美學

慶幸的出現了一位熱心公益的釀酒師皮爾布郎(Pierre de Buren)，他不忍心看到大家鬱鬱不樂的樣子，於是登高一呼，號召了18位鎮上的同業，迅速組織了一個「稻草人重生俱樂部」，首先將那些原先他們已經被拆除的稻草人予以整理，重新裝置在他們自己酒廠的週圍和他們居家的庭園之中。由於他們這種意外的決定，引起了全鎮居民的注意，紛紛「打聽」箇中原委，同時也紛紛的響應和參與。瞬息之間，鄧黎斯鎮家戶戶的院子裡全都重新樹立起稻草人來。稻草人在鄧黎斯鎮「重生」了。

這股重生的活力迅速的傳播，並立即獲得熱烈的迴響。日內瓦湖區四週所有的鄉鎮、村莊，以及所有的家



# ARE CROWS

庭，相繼在他們自己的庭院裡、田埂上重新樹立起稻草人來。這真是誰也沒有想到的後果，大家齊心、熱烈的將稻草人復活了。

這些稻草人不是爲了驅鳥，這些稻草人只是爲了找回與鄧黎斯鎮人昔日的情感，要找回昔日的喜樂。真的，重生的稻草人爲村裡的孩子們找回了歡呼，爲村裡的老人找到了甜蜜的回味。

爲了慶賀稻草人的重生，在1995年春季鄧黎斯鎮舉辦了第一次「稻草人競賽」。令人喜悅的結果是，由於這項競賽，竟然引起了全湖區的小學、中學、婦女會、老人院、鄉村俱樂部和釀酒業者的興趣，甚至連教會人士也都踴躍參與。總計製作了1000多個「稻草候選人」，經過「嚴格」淘汰，一共選出了170具別具創意的稻草人，選舉委員會將這些當選的稻草人陳列在村道、球場、學校和果園中，供大家欣賞。



## 世界稻草人文化遺產

由於「重生」的稻草人不必「肩負」驅趕鳥獸的責任，所以它們的造形可說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全部都是作者創造出來的，因此稻草人有最簡單的模樣，有最新潮的姿態，有抽象派，有浪漫派。製作稻草人的靈感更是源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有的臨摹宮廷畫像，有的仿效嘉年華會，有的取材卡通人物，有的甚至效法印尼的皮影戲；製作的材料則多半是「廢物利用」，舊的酒瓶、用過的橡木桶、破的瓶塞子，不一而足。有些作者爲了「創新」，還去求助設計專家、學校老師，因此有許多的「作品」極有創意。

在懷舊、趣味和創新的激勵下，鄧黎斯鎮連續幾年，每年都會舉行一次展示或競賽，每一次展示，每一次比賽，都會創造許多造形美觀、創意新穎、寓意奇佳的稻草人。每一次展示，每一次比賽都會吸引許多的人來參加。也就因此，鄧黎斯鎮專設了一條「稻草人路」，除了週年陳列極有歷史價值及幾近絕跡的稻草人外，還不斷的推陳佈新，展出許許多多新穎的稻草人。

如今，鄧黎斯鎮已成爲瑞士著名的觀光景點，每逢週末節日，一定會招徠許許多多觀光的旅客到此一遊。鄧黎斯鎮已成爲「稻草人的保護區」，最有趣的是，居民將鄧黎斯鎮「自封」爲「世界稻草人之都」(the World Capital of the Scarecrow)。

的確，鄧黎斯鎮真的可以稱爲「世界稻草人文化遺產中心」(the World Heritage Center of Scarecrow)。

